

120國想進墨西哥大門 烏拉圭 匈牙利 率先登堂 巴西 阿根廷

本報記者
何長發



全球近一百二十個國家，競爭通往墨西哥世界杯大門途中，截至目前為止，只有烏拉圭、匈牙利、巴西及阿根廷等四隊，通過「會外賽」的實力考驗，取得角逐世界杯決賽內賽資格。

自從一九七四年以來，一直未再打入世界杯會內賽的烏拉圭，是五○年代世界足球強國，在四月七日險勝智利之後，成為全球第一支取得出線權的國家。

曾經是一九三○年及一九五○年兩屆世界杯冠軍得主烏拉圭隊，在南美洲區第二組比賽中，踢得相當驚險，他們與該組首號勁敵智利在客場交手時，以零

比二居下風，四月七日兩軍移至烏拉圭蒙特維多決一死戰，智利只要踢和便以分組冠軍出線，局勢對烏拉圭十分危險。

烏拉圭在這場關鍵戰役中，頑強耐化的憑兩隻十二碼罰球入網，得以二比一險勝，最後因積分領先智利一分而獲得晉級會內賽。

東歐足球強國匈牙利，在四月十七日緊隨烏拉圭之後，也成為歐洲區會外賽率先取得出線權的國家。

匈牙利在歐洲區第五組比賽中，一一擊敗同組的荷蘭、奧地利及塞浦路斯，四月十七日二度打敗奧地利，獲得第五場連勝後，匈牙利已提前獲得晉級墨西哥會內賽。

南美足球強國巴西，由於會外賽前球隊內部不穩定，

教練人選一再變動，曾使得許多人士懷疑，過去十二屆世界杯，每一屆都打入會內賽的巴西隊，這項紀錄是否還能繼續保持下去？

但巴西隊在賽前十天重召上屆世界杯教練桑坦那那再掌兵符，這是第三度易換教練。在面對巴拉圭與玻利維亞挑戰中，巴西取得南美洲區第三組分組冠軍，連續第十三次獲得角逐世界杯會內賽的資格。

不過，巴西隊在會外賽最後兩場主場比賽中，都被兩支客隊巴拉圭及玻利維亞逼和，令巴西人為他們今後在世界杯會內賽的前途擔憂。

一九七八年的世界杯冠軍阿根廷隊，在南美洲區第一組會外賽的壓軸一戰中，憑加拉卡的機警，接應「第二波」射門入網，才不致再度敗在秘魯的腳下，以分組冠軍打入會內賽。

阿根廷在會外賽一開始便一路領先，接連擊敗哥倫比亞及委內瑞拉兩場，但碰上秘魯時，先以零比一輸掉一場，不過第二回合兩隊移至阿根廷境內進行，阿根廷不僅佔有地利人和，而且此役只要踢和便可出線，交戰後，秘魯表現神勇，竟一度以二比一領先地主隊，直到最後十分鐘，阿根廷加拉卡補射入隊友巴沙瑞那的中柱彈出球，驚險地取得出線資格。

感恩的歲月

王貞治母親的回憶錄

王登美 原著 林秋山 廖蒼洲 合譯

這附近一草一木、一屋一舍變得盡淨，其高熱必然有如煉獄。當時，他們頭上也沒戴防空頭巾，為了閃避空中飄落的火苗，只得不時地俯身泥水中。在烈燄肆虐處，物物成灰的火地獄中，這或許是唯一的有效的逃生方法。

後來，我又曾聽「老多」追述當時的情形：眼看著被大火延燒的家園，心中悲痛難抑。因此，奮不顧身的搶救滅火，直到無力可以回天才放棄。町山先生看到「老多」這種奮戰的精神，深受感動，也不願得危險，全力協助。對他這種見義勇為的情誼，真不知如何以為報？

「老多」在危急慌亂中，還搶先救出祖先的神牌位。這個祖先神牌位，至今仍供奉在我們家中。尤其，在性命交關的時候，我總覺得它在冥冥之中庇佑著我們。我也不記得，直到何時才確認家人都安然無恙？總之，仍籠罩在一片濃煙迷霧裡，全不知是上午，或是下午。

從稻荷神社回家的途中，幸江的一隻木屐斷了。她一隻腳穿木屐，又光著一隻腳蹣跚。不一會兒，僅存的一隻木屐又陷入殘垣瓦礫中，拔不出來。街道已持續地燒了整個夜晚，地面非常的燙。於是，用我穿的木屐，兩人交替換穿，才得以回到家。一路上，只見斷壁殘垣。

在那緊急的狀態下，我一心一意想把貞治和幸江帶離危險的地方，反而把「老多」和鐵城忘得一乾二淨。事後，我問過「老多」才知道，「老多」幸得鄰居町山先生的幫忙，他看守家園，甚至於要堅持到最後一分鐘。以「老多」的立場來說，吾儒町六丁目的「五十番」，是「老多」忍受國籍的歧視，再加上千辛萬苦，艱難奮鬥，而努力創建的第一個家。他無論如何也想撲滅這一把可能燒燬他家的火。在這個意念之下，縱使自己親手營建的房子被大火燒得只剩下一個房間或一片牆，也要堅強地抵抗，撲救到底，當然，他不會考慮到要不要逃離。

最初，鐵城也幫忙。父子兩人抱誓必死的決心，奮力地要撲滅延燒房屋的大火。然而，火勢愈燒愈猛烈。「老多」高聲喊叫：「鐵城，快逃！」於是，鐵城用一張浸水的布被蒙著頭，乘腳踏車逃離火場。途中，車胎因熱又爆了，只好光著腳板跑到白髯橋。跑到白髯橋後，躲進大廈的隱蔽處，才脫離了這一場災難。

「老多」仍不放棄，拚命地想熄掉四處的火。直到四周深陷火海之中，「老多」才離手。吾儒町六丁目，是受B二十九轟炸得最猛烈的中心地區。據統計，有一百萬人無家可歸，還有七萬人以上死亡。「老多」和町山先生還想看守家園，的確是太固執了些。直到最後關頭，他們兩才一起跳到川溝裡逃生。事後發現，